

春风小说·绝对爱情系列

洁尘 著

酒红 冰蓝



*Jiuhong
Binglan*

春风文艺出版社

春风小说·绝对爱情系列

酒红 冰蓝

洁尘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酒红冰蓝/洁尘著.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1
ISBN 7-5313-2387-7

I. 酒… II. 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0817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北宁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170 千字 印张:7 $\frac{3}{4}$ 插页:2

印数:1—8 000 册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臧永清

责任校对:白 光

封面设计:耿志远

版式设计:马寄萍

ISBN 7-5313-2387-7/I·2090

定价:12.50 元



洁尘

本名陈洁，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供职于成都某报副刊。九十年代初开始写作，著有散文随笔集《艳与寂》（东方出版社）、

《碎舞》（东方出版社）、《私人版本》（东方出版中心）、《华丽转身》（四川文艺出版社）。《酒红冰蓝》为其第一部长篇小说。

引 子

2000年10月8日，是何丹三十二岁生日。这天她上班出门时注意到，小区门口的那棵银杏树有了三片黄叶。

何丹走在上班的路上。她知道这棵银杏树会以一种惊人的让人回不过神的速度黄下去。记住了最初的这三片黄叶很要紧。对于何丹来说很要紧。

一棵树或者是一种花，跟人的关系开始于一种偶然，如果，何丹不是很久以前曾经每天关注银杏的凋落或催发，她也会像很多人一样对银杏采取一种轻松甚至是漠然的态度。那是她的大学时代，许多个清晨，她从上铺醒来，轻轻地撩开一角窗帘，就可以看见距离窗户很近的那棵大银杏。

对着银杏凝视片刻，本是青春期刻意培养的一种诗意行为，但久而久之，居然也就成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现在何丹觉得也没有过错，至少，望一望植物对眼睛有好处。也许，有人像何丹对待银杏那样对待香樟、桉树、芙蓉，或者是美人蕉。成都也就只有这么几种可以关注的植物，如果想

关注的话。

这是国庆节长假后第一天上班。何丹不是去上班，她是去办休假的。准备休假的念头是在这个早上起床后产生的。这个早晨跟平时有一点儿异样，何丹在刚刚醒来的一阵子有这种感觉，但想不出异样在什么地方。终于，她发现，她平时总是严丝合缝的窗帘此刻有一道一尺多宽的缝隙，阳光像舞台上的聚光灯那样射过来，在房间里形成一道光束。光束中，浮尘跳跃，非常欢快。

何丹盯着像是假的似的阳光发了很久的愣，然后决定休假。

何丹三十二岁了。这是一个依然在年轻概念里的岁数，但何丹时不时地在夜里听到自己唏唏嘘嘘的枯萎之声。

她是一个文化记者，跑影视歌方面的报道。这种记者，现在通称为娱记。对于三十二岁的女人来说，娱记这个工作有点力不从心了。还不是体力问题，是心态问题。每每跟一帮初出道儿的激情澎湃的小娱记们在一起挤明星的新闻发布会，何丹都多多少少有点难堪的感觉。她已经对明星们全然失去了兴趣，就连面对面采访她前些年心仪的偶像，何丹也觉得没劲得很。一般的集体采访也就罢了，自然有其他在场的记者替她问一些需要热情才能问出的问题，或捧场或刁难，她不过照录下来。但是，个人专访就相当够呛了。因为她所供职的报纸在成都的垄断地位，她比其他记者更容易获得做独家专访的机会。她没有热情，明星自然就更没有热情，于是，她的稿子越来越干巴枯涩，弄得头儿叹气的声音越来越大。何丹知道，这碗饭吃不下去了。

她能干什么呢？她已经当了十年记者了。现在能重新开始什么呢？从2000年一开始她就在想这个问题。到了下半年有了一种可能性，可能调到电视台的纪录片部去当个编导。据帮她联系的朋友说，这事大概到明年一月份就有眉目了。然后，就可以跟着一个剧组到川滇交界处去蹲点，拍一个关于当地人婚俗的片子。

三十二岁的生日之后，生活状态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这让何丹突然重新有了一点渴望事业的心情。她对电视人的生活一知半解，只知道累，琐碎。但是，做纪录片总比搞娱乐新闻有意思吧。她有了一种向往。

按何丹十年前初入行的心气，现在的她在事业上是相当黯淡的。她曾经有法拉奇似的理想。但是，这种理想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熄灭了。她在干了记者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自己丝毫也不热爱新闻这一行。她不喜欢急促的、干练的生活节奏，她也不具备适应这种节奏的能力。当她意识到这一点后，她对事业上的自我要求迅速降低到一个近乎于瞎混的地步，但了解她的人能感觉她的安之若素是发自内心的，而非迫不得已。

她是惯于冥想的女人，热衷于神秘的预言和一些自我暗示的东西。她更惯于沉溺在情感的氛围里，苦与乐都陶醉其中。

按大学同窗小美的说法，何丹天生是一个必须恋爱的女人。在爱情里，她有一种罕见的十分动人的丧心病狂的气质。

何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她的美有一点凌厉，有一点忧伤，也有一种琢磨不透的神经质。所以人们更倾向于夸她气

质不错。至于气色嘛,却很一般。她有点苍白,但形体却有点健壮。合在一起看,像是一个健康女人处在一个情感低谷时期。她的眼睛是她的五官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迷离和恍惚,给人感觉是她的现实感特别缺乏。其实,造成这种效果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她的近视眼。

据何丹的中学同学、多年老友陶丽容的判断,天秤座AB血型的女人在三十二岁时有一次“桃花劫”。这话可以理解为,本来是一次关于桃花的“运”,但是,最后,“运”成了“劫”。如果过得了这个“劫”,必行大“运”。

三十二岁生日的前几天和陶丽容在一起喝茶。陶丽容告诉何丹,目前她的主“运”落到人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一些原本并不急迫的事情突然间急迫起来,需要作出决定。生日这个月的幸运色是蓝色和红色,最好是浅蓝和粉红;浅蓝利于事业,粉红利于情感。这两种颜色要随身。如果有精力注重财运,可以关注紫罗兰色。

现在何丹特别相信陶丽容。她身上的那股“巫气”经过多年的精心酝酿,已经非常像模像样了。特别是她到印度去“进修”了一年之后。她现在固定梳着两根大麻花辫,往前搭在肩上,瞳仁漆黑,像日本的黑漆餐具那么漆黑。过了二十岁的女人很难有这样黑的瞳仁。所谓人老珠黄,就是说,老,是先从眼珠开始的。何丹在发现陶丽容奇怪的眼睛之后,仔细看了自己和别的同年龄段的女人的眼珠,都是一种不清亮的黄,说好听点,是琥珀色。有人说陶丽容像三毛。三毛的眼睛一直黑得厉害。于是,陶丽容越发地不祥起来。这种不祥的感觉让她魅力十足。她像是一朵气味复杂的花强

悍地盛开了。

何丹盯着陶丽容的黑眼珠子说，

——我怎么注意浅蓝和粉红嘛，你知道我尽穿黑的。要不，咱们头上整点这种颜色的花来戴戴？

陶丽容干脆地说，

——买两套内衣去，一套浅蓝，一套粉红。

这就解决了。何丹真是佩服她。

陶丽容也盯着何丹的眼睛看了看，说，

——你真是有“桃花劫”了。麻烦了。有一个男人要出现了。

——男人？什么样的男人？

——说不清楚。也许是新欢，也许是旧爱。

何丹大笑，

——你这等于是白说。还自称是先知？可笑。

——你等着吧。有一个男人最近要向你求爱。这个我能保证。

何丹得意地一笑，突然眼睛一红。表情变化在一瞬间完成。陶丽容盯着她看，很是诧异，拍拍她的手，哄道，

——嘿嘿，不至于嘛。暂时没人求爱也不至于这么伤感？！我天天给自己算的是第二天就能一见钟情，这不，一点儿动静都没有。我觉得——

何丹拍拍她的手，

——没什么，别分析了。

何丹本来是想告诉陶丽容，她也一直有种预感好像有人要向自己求爱。她得意的那一下子就是因为这个。但是，若不是自己爱的人求爱，那就只是一种麻烦。又跟夏城南分手

多久了？两年多了。如果真有一个男人出现，会是他吗？不会是他了。再也不会是他了。她和他之间在纠缠了十几年之后，应该说已经脉断缘尽了。

但是，何丹突然有一种隐约的慌乱。这种慌乱从2000年进入秋天开始就有了。它像一道暗流，偶尔听得到水声，但看不见踪影。这种慌乱还是跟夏城南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跟这个名字所代表的那个男人已经联系得太紧了，贯穿了何丹全部的青春岁月。如今，在她已经进入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开端时，这个名字又来了。何丹竭力压住这种隐约的慌乱。为了说明这只是一种无端的情绪，她决定不向任何人倾诉，包括亲密无间的陶丽容。

在人事处和部门办休假都很顺利。

幸福的睡眠从10月9日休假时开始了。

何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睡过觉。她几乎每天都要睡上十二三个小时，醒来的时候，因为卧室拉着窗帘的关系，她总是在第一时间里反应不过来是在白天还是晚上。窗帘拉开，常常是灿烂辉煌的阳光迎面一拳扑打过来。2000年秋天的成都，居然有那么多阳光！何丹站在阳光里，闭上眼睛，眼帘里面的颜色是一片鲜红。睁开眼睛，残留着刚才鲜红的底色，眼前的锦江泛着白亮的喜悦之光。秋天和春天的锦江让人爱慕。何丹发誓，我要幸福，我一定要做个幸福的女人。现在我已经有了阳光、不紧张的工作、充足的睡眠，我还要不抽烟不喝酒大量地喝牛奶大量地吃水果。我要跳操、游泳；我可以一个星期安排两次和朋友喝茶。

何丹像1996年那样做了好几次独自郊游。她没有安排

去更远的地方。长期当记者，只要一上飞机或火车，她就条件反射地有一种出差的感觉。郊游的心态放松多了。她不习惯在外住宿，每天睡在自己的床上非常踏实。几次郊游回来，到家时已经是黄昏了，何丹周身带着被秋天的阳光和郊外的泥土、庄稼和老头儿们的叶子烟给熏得干香的味道，打开自己的家门。晚光浸透了这个小小的一室一厅的居室，非常美丽。最美丽的是那些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素胎陶罐。

何丹又发誓了。她曾经发誓以后再也不发誓了。

10月15日，她收到了夏城南的信。

信是寄到她家的。她搬到这个小区后从来没有在这里收到过信，她的通讯地址一向是留报社的。而现在就是在报社也很少收到信了，电话、手机、电子邮件，让人解放了也让人懒了。北京来的挂号信让她签收。何丹一听就呆了，心跳剧烈。她知道，没有其他任何可能性——只能是夏城南的信。

他从来没有给她写过信。一个字也没有写过。

看着信封，看着那笔生涩幼稚的字，何丹像看着一个裂谷横在眼前。他对他的字近乎一无所知，所以，当这个清清楚楚签着落款的信拿在手里时，何丹可以说是受了惊吓。

回家坐定抽了两支烟心神稍微安定之后，她仔细地拆开了这封信。信的内容与她的预想、与已经困扰了她一个多月的那种隐约的慌乱的内容一模一样。但是，太陌生了。这封信、这笔字、这种语气，都让何丹觉得无比陌生。这种陌生让何丹有点失忆的感觉。她匆匆地上床关灯睡了。那种脑子里恍惚、重叠、闪烁的感觉非常难受，何丹想用睡眠来抵抗它们。她竟然很快地如愿以偿地睡着了。

待一觉醒来再次被阳光袭击之后，何丹想起，她曾在一个星期前的清晨发誓要幸福。幸福的核心就是这封信吗？接受这封信和拒绝这封信，会是两种什么样的结果？

何丹已经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自己的一切总是要和爱情这东西联系在一起。但是，像她这种以爱情为生的女人，又有什么另外的力量能把自己从爱情中拯救出来？幸福的可能性对于她何丹来说，也许只有一种？！

2000年12月30日晚上8点，何丹写完了她的一百四十二张的字条儿。

这些字条儿是从10月16日开始写的。

何丹开始在一个笔记本上写，写这些条子的同时，她跑了很多文具商店和商场的文具专柜，问有没有一种淡红色的纸质厚实吸墨良好的信笺。最后是在同仁路的一家小店买到的，跟何丹希望的那种基本吻合。老板说，就这几本了，还是好多年前进的货，没什么人买，一直压在那里。小姐拿来写信吗？现在的人很难得写信了。

何丹把已经写在笔记本上的那些短信一封封往信笺上誊写。后面的九十多封短信是直接写在信笺上的。没一处因笔误涂写的地方。

这些信的起止时间是从1986年的12月31日到最后一封的2000年12月30日。再过几个小时，就是整整的十四年。何丹在七十七天的时间里写下这些信。写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其实已经想不起很多事情了。确切地说，她对彼时彼地的情绪和心境已经有很多是相当模糊了。但是，一百四十二封短信覆盖十四年的岁月，完全可以抓住要点来回忆和书

写。每一封信长的不过两三百字，短的不过几十个字，每次落笔之前，何丹总是像一个入定的僧人一样，闭上眼睛冥想很久。然后，她不用打草稿。她发现，很多的句子好像一直长在她的内心里，待她选择之后，每一个句子就蹦到纸上了。这些句子像许多的精心侍弄着的盆栽植物，色彩青葱，形态整齐，直接端出来就是了。

12月31日是2000年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对别人的意义和对何丹的意义完全不搭界。有朋友前两天就在打电话约何丹参加聚会以迎接新世纪的名义疯玩一气。何丹推辞了所有的邀请。

她开始将那一百四十二张信笺裁成同样大的字条儿，然后，叠成一只只鹤，并按顺序放好。在做着这项纸工活儿的时候，她多次停下来看压在写字台右侧那个大理石镇纸下的一张纸，纸上是她好几天前就打听到的北京至成都的航班时间：

8:45

9:10

10:55

12:10

.....

第一章

蓝色嘴唇和清白若骨之夜

1986年的12月31日，公历除夕。记忆中那是一个温暖的冬夜。这样的夜晚，在很多说法里应该聚合，不应该分离，应该是忠诚的延续，而不是背叛的出发。在这个夜晚刚开始的时候，何丹也不知道，她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她的心思完全不在这些事后想来玄虚的问题之上。她要和她的女伴们一起参加舞会。

学校的大食堂地上滑腻腻的，那是无数菜汤饭渣经过无数脚板儿碾压后的结果。在元旦晚会开始之前，何丹和中文系86级的女生们一起用洗衣粉冲刷了好几遍了。好一点了，只是好一点儿。估计等会儿舞会开始时能够让人把桩子站稳。

何丹上个星期就把邻居二哥的光板儿军用棉袄借出来了，就是竖着一滚一滚的那种。有点大了，何丹又从柜子里

翻了根男式皮带带到学校里。今天元旦晚会开始前，何丹将棉袄穿上，皮带拦腰一扎，梳了两根贴着耳根的辫子往前搭在肩头。一钻出蚊帐宿舍里就炸了营。打扮成女特务的小美尖叫，那什么什么，就是那个，那个爱上少剑波的那个——

有人接上，小白鸽，白茹，林海雪原嘛，这个都抖不清楚。

有人嚷道，不知道叶笛声是不是穿成少剑波。

有人尖声喊想压下别人的喊，错了。少剑波是小白脸儿，叶笛声那么黑——

何丹对大家说，不对。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林海雪原是哪辈子的事？这棉袄，这辫子，再看我这条小管裤，这在我们成都的中学里是操妹的标准冬装。

从河北考来的小丫头一边往脸上涂胭脂一边问，什么叫操妹？是不是女阿飞？

何丹想了想，说，也不是。比较接近，但除了喜欢和男的玩，成绩差点，好像也不坏。老师和家长都说她们坏。

小美是从沈阳考来的。她说，那我也算半个操妹。我在学校就爱和男生玩，但成绩好。小美头上包了根花纱巾，嘴唇涂成血盆大口，眼睛跟熊猫似的漆黑两大团，还在右嘴角处用眉笔点了一颗黑痣。她说这就是“女特务”了，王晓棠，阿兰，她从小心仪的角色。

何丹对小美说，你连半个也不算。操妹是和社会上的男的在一起玩，一般是待业青年。

好几个跟丫头一样从外地考来的女孩儿差不多一起问，操妹还兴外扎皮带？

不是。何丹说，这是我兴的。我不是操妹的嘛，总得区别一下啊！

何丹在十几个女生的围观下进一步化妆。没有上粉，直接涂了胭脂。胭脂的面积很大。涂了两片莹蓝莹蓝的大眼皮。想了想，又在涂好的口红上抹了一层蓝眼影。

何丹这身怪头怪脑的装扮在元旦晚会上一亮相就得了一个碰头彩儿。男生中有一半吹了口哨。86级辅导员斜了何丹一眼，心烦意乱地在一片闹哄哄声中祝同学们在新的一年里勤奋学习努力上进。辅导员说着最后的两个词的时候，野崖已经站在何丹面前，待辅导员话音一落，野崖连一秒钟也没有浪费地说，嘿操妹儿认识一下我是诗人野崖——他呼出了浓重的烟气……

不到8点钟舞会就开始了。

快到12点时，11点51分。何丹的辫子都毛了，一脑门儿的汗。别人挤到她身边告诉她说门口有人找，她就一边用袖子擦汗一边抬腕看了一下表。

夏城南站在大食堂外面的冬青树夹成的甬道上。他头上有一盏白惨惨的路灯。

他一头的汗。防寒服敞着，手插在兜里，两条长腿微微分开但重心均衡地站着，给人一种前倾的感觉，像要扑过来。

何丹慢慢地走过去。走到夏城南跟前时，汗都收了。

夏城南显然没有被何丹古怪的妆容转移注意力。他沉着脸。

——你说好今天晚上7点半在粮食局门口等我！

何丹把脸偏开，盯着冬青树说，

——后来我写信说不了。

——我没有收到信。

——你们元旦不是要补课吗？

——我没有说过。

两个人不说话了。空气黏稠得像汗。

何丹嗓子一阵阵发紧。说，

——你要好生用功，别像我这么没出息。

夏城南踢了一脚冬青树。

——你还没出息?! 大学生啊!

何丹有点发急。

——我是说真的。

——是真的。大学生真的可以教训我们中学生。

何丹彻底急了，脱口而出。

——你害我就算了，我不想害你。

夏城南一把抓住何丹的手腕，使劲一拧。

——我怎么害你啦？我怎么害你啦？国庆节你说不见面，你们系上有活动；上个月三个星期六在车站等你，说不了两句话你就说有事回家了；今天晚上是你定的时间。你什么意思？

何丹使劲挣手腕子，弄不开。幸好食堂那边没人出来。

——你放开！放开！我们算了吧。真的，算了吧。告诉你，夏城南，你是耽误了我的。你知道我是想上人大的，凭我的成绩，轻而易举。要不是你，我何至于只考到这里？我是为你好，不想让你重蹈覆辙——

夏城南转身就走。他的身影急促而飘忽。冬青树的甬道很长，路灯夹成一个锐角，那个尖儿，在远处钉在没有月亮的夜空里。何丹没有说完的话卡在喉咙里。这些话不是准备